内部发行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五期

（总第十五辑）

蒋介石明和暗打响古北口战役 …… 刘正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梁平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蒋介石明和暗打的古北口战役

刘庄如

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一九四五年底和一九四六年初，出现了一个暂时平静的局面，国共双方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重庆达成了停战协定。

以争取时间布置内战为目的而签署的停战协定的蒋介石方面，由于别具用心，采取两面手法，一只手发布公开签署的停战令，另一只手却在发布秘密拟定的作战令。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十二日驻北平的蒋军第十一战区长官部指挥九十二军侵犯古北口的战役，正是蒋在纸上写着"坚决避免内战，"实际上是坚决发动内战的具体事实。我当时是孙连仲第十一战区长官部主管情报的研究室主任，我就参与了这个战役的情报活动。

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时驻北平灰王府迎宾馆）参谋长宋肯堂在电话中告我说："你到我这里来一下，长官（指孙连仲）找你有事。"晚上九点钟我去到宋肯堂那里，他首先告诉我说："长官刚才到行营去了，我们先谈谈。"他领着让他的侍从参谋张廷荪也离开他的办公室，然后问我在平津外围共军活动的情况，我当时对他说："最近都是些地方武装活动，没有大部队行动。只是有大批络绎不绝的关内青年成群结队由繁峙境内去到东北，看来东北共军的行动是很活跃的。"他沉凝一阵对我说："委座来了密电，在

停战令下达之前，抢占战略要点，现在时间很紧，我们部队在平古路有所行动，长官要你特别注意热河方面的情况，好配合部队行动。”我当时听了一证，我想在平古线上我还没有配合好一个情报组，我不了解热河方面的情况，我拿什么情报去配合作战呢？（我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才由新乡去北平，平津外围情报组才正在筹备建立）我回答说：“这方面情报配备很薄弱，电台也没有，要很快了解热河方面情况来不及。”宋说：“察哈热河都是我们战区范围，我们在平汉线吃了亏，（指一九四五年漳河北磁县邯郸战役，高树勋起义，宋化装逃回，马法五被俘，三十军，新八军，河北民军均复灭）再不能在平古线打胡涂仗，敌我情况都需要了解，先派人跟五十六师联络，这个经费还不能直接告知情报人员。”

我离开长官部回到研究室，（时住北平景山西街）召集了人事股长徐建国，情报股长方宇庆等研究如何完成参谋长的指示。决定派刘启祥（河南清县人）为密云组长，另由警卫组抽出组员三名为基干，要他连夜准备，限明（九）日午前到达密云。我当时对刘启祥代电命令内容如下：“1、极力尽诸种手段了解由密云经古北口至承德地区敌情兵力、态势、设施及地形状况。2、准以长官部联络参谋名义与第一线部队取得联络，随时将前方敌情战况用电话密码和密写向军部报告……。”刘启祥接到命令后，曾向股长徐建国表示困难说：“地生人不熟，难于完成任务。”我很严肃地要徐转告他说：“困难到处有，

我不早讲过了吗？作为一个情报军官，应该充分使用自己的智慧，不但要迎接困难，而且要咀嚼困难，多发他的活动费，要他购买敌方多雇用当地人，贻误战机，他要负责。”就这样我把刘启祥也派到平古线上去了。

一月九日我在庆王府参加了长官部的部务会报，司令长官孙连仲主持了这个会议，会上孙强调说：“我看到我们许多科级参谋副官，都穿上将校呢，他们是从来那么多钱？”又说“我们机关部里进出的外宾随便在处办公室来来往往，要注意军机防护问题。”会后我正要高松元（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那里，申定国（孙连仲的待从副官）跑来对我说：“长官找你去一下！”我去到孙连仲那里，孙对我说：“你们自己的部队没有过来，现在部队要行动，研究室是我们自己的单位，要多做军事情报，也要特别注意我们部队的情报，调统室（军统配属战区单位）不管他们怎么样，可千万不能和他们闹矛盾。”我表示说：“一定遵照长官的指示，我打算把重点集中搞军事情报和军风纪情报，避免和军统磨擦，平古线已建立了情报组，想把城市情报活动减少到最小限度，专搞野战情报。”孙连仲同意我的说法，又叮嘱说：“要密切注意热察方面的敌情动态，我们的内部也不可大意……。”我离开孙的处所，仍然回到参谋处高松元那里，高对我说：“奉座命令我们在停战令下达前，抢占战略要点，我们决定以承德为攻击目标，最低限度也要拿下古北口，现在时间很紧，九十二军已开始行动，要多

注意前方情况。”我从参谋处得知当时战区平津外围兵力部署情况如下：

九十二军侯镜如部辖三个师。一四一师刘茗棣驻北京师村[图]。担任北京城防，二十一师郭惠昌驻通县，五十六师孔海鲲部驻密云；九十四军关麟征驻天津；十六军驻南口昌平、宛平等地。天津至山海关沿铁路有美军陆战队约一个团沿线据点，北平有美军陆战队一个营，伪军门致中部第九路军分驻通县、唐山、沧县、保定等地。

基于上述情况，第十一战区长官部，除了把部队配置在城市据点而外，能够机动转移的兵力是有限的，因此在决定发动对古北口攻势的时候，原是希望九十二军侯镜如能独立担任这个任务，但因侯镜如陈述兵力不够分配，如果集中使用，直接影响北平区的安危，决定把十六军的一个师担任正面攻击，使九十二军的五十六师秘密地配合行动，并命令侯镜如担任战斗指挥，督促他即时开始行动，务必在停战命令生效前占领古北口。

一月十日，也正是停战协定在重庆签定的日子，第十一战区长官部指挥下的九十二军五十六师发动了对古北口的攻击，部队向密云以北石匣镇攻击前进，十一日拂晓已全部侵入石匣，密云情报组在八日上午给我来电如下：“1、石匣原有敌一个营占领，古北口之敌拟在构筑工事，2、五十六师十日夜，以一六八团为左翼队，一六六团为右翼队，向石匣攻击，拂晓激战后已占领该地。3、五十六师左翼在小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子附近，受敌[illegible]制。团长阵亡，攻势顿挫。”团长阵亡，显见战斗激烈，损亡重大。我把电报转报宋肯堂（参谋长），宋当即对我说：“我也得到侯军长的电话，现在用火车运送，把十六军一个师使用上去，拿下古北口没有问题，要注意南口方向有无左翼威胁。他们（指九二师团长阵亡，战斗激烈，到底怎样，要注意他们情况的确实性。”

十一日晚，我给密云组发了一个电报：“刘组长启祥：查，对我军左翼敌情及古北口敌军兵力设施，应尽一切手段进行收集。并督促属员进入部队前线，将我军进展实况随时呈报为要！”

十二日上午密云情报组刘启祥派回一名情报员携带他的书面报告，情报员把前方情况向我会报，他们报告的概要是：“冯师长（十六军二十二师）清晨在石匣三面展开，五十六师把担任侧翼警戒，向古北口战斗前进，因敌军逐次抵抗，进展较慢，我军伤亡连长以下数百名，估计敌军伤亡亦在三百以上，但战场遗尸均被抢走，冯师在昨午已攻达南天门附近，午后即未前进。战斗亦趋沉寂。”根据他们的会报，我想停战令本晚生效，再不前进，他们怎么完成任务呢？要是古北口拿不下来，战区怎么向蒋介石交代呢？我立刻把情况向参谋处通报，并向宋肯堂将我所知情况作了报告。

同日我在参谋处，第二科代科长张之程对我说：“王任，怎么办？我们总是找不到情报！前方部队说昌平方向敌人过来一个旅，他们就不敢前进，看来打下古北口就成问题了。”我对他说：“前方每天都

有电报回来，会转到你们这里来的。昌平方向敌人过来一个旅，我知道，但根据情况判断，可能是地方武装虚张声势，现在还难证实。只要部队长的决心坚实，还是有希望的。”

十二日过去了，停战协定生效的时间也过去了，将军九十二军和十六军所属部队，却始终达滞在南天门附近，并且为了掩护主动部队攻击古北口企图，十一战区长官部又把十六军的一个师由密云调回北平，将军妄图侵占古北口的阴谋终未得逞。过了两天，刘启祥由密云回北平向我谈了下面一段情况：

“我们部队为了保持实力，不肯拼命去打，连班长都发了动收财，腰包满满的，士兵听说下了停战令都打算回家了，向解放区派不出去侦察员，到处都有民兵盘查，寸步难行。他们（指前方部队）硬说昌平方向敌人来了一个旅，其实是他们的藉口不肯打下去，冯（龙）师长要孔师长（海鲲）掩护他的翼侧，孔师长却说无兵力可派，勉强用他的工兵连和几辆接收日寇的战车去应付一下，使冯二十二师有后顾之忧，不敢前进。敌人的炮兵真神秘，在小营把五十六师的一个团长打死了，那个团长正在高地侦察地形，只听打了两炮，其中一炮，也只打死一个团长，连附近的勤务兵都没有打着，但他们却说战斗激烈，损亡很大，也吹牛说打死了几百敌人，但阵前一具尸首也没有。这个仗就这样结束了。”我听了他的报告之后，我感到和共产党打仗，是捞不到便宜的。但我想，现在是停战，将来再打，更成问题。我对刘启祥说：“继续注意热河方面的情况，古北口是长城内外的咽喉，不管停战不停战，迟早还得打一仗。”

事后我在十一战区长官部的会报中，把上述情况作了分析性的报告。在会场的孙连仲、陈继承（前）长官和北平警备总司令，也都向

意我的看法，但谁也提不出一个具体的对策。同年二月，十一战区长官部在庆王府召集了师以上的战区参谋长会议，十六军和九二军的代表，各自对古北口战役诱耀一番，他们把一切责任归结在敌情不明，情报不确上面，并且认为一定有高级人员泄露军机，孙连仲并为此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交换了一些意见，也就过去了。但是这种做法，怎样消灭人民的革命武装，则是无日无夜地继续下去，直到以失败而告终。

更正：

本刊84年4期（总第十四期）所载《李家钰牺牲记》一文。倒数第八行、第九行，“计十四军，军长张云辉所属八三0师、八五0、九四0三个师；”应为“计十四军，军长张云辉所属八三师、八五师、九四等三个师”特正更正。